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序章——

突破三道封锁线

■褚　银

军史撷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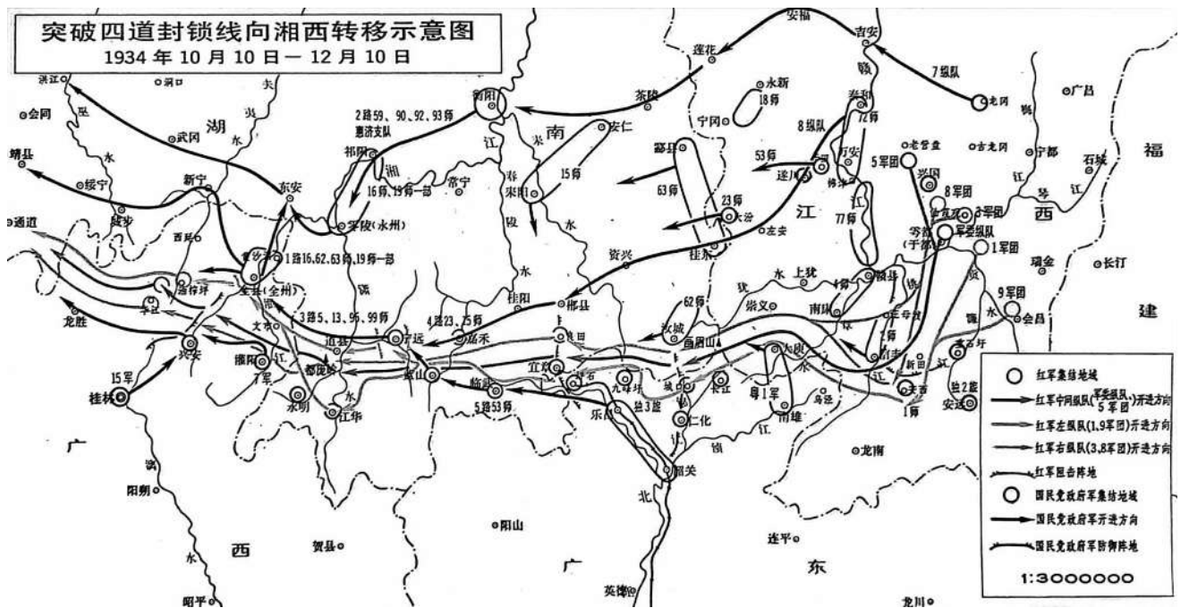
长征，是红军在党的领导下不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粉碎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伟大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让我们将目光越过历史的烟云，回到赣南的秋天，追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序章。

1934年10月10日，夜幕笼罩赣南。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第1、第2野战纵队，由江西瑞金县田心、梅坑地区出发，向于都河边集结开进。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转移，由此拉开序幕。

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7日，按照中革军委颁布的《野战军南渡贡水计划表》，红军分别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向突围集结地开进。

后来，聂荣臻忆起当时情景，仍然心绪难平："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

于都河畔的回望之后，等待红军的，是国民党军横亘在西进路上的三道"铁链"。



一

国民党军南路军陈济棠部，为配合北路军、东路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赣州以东，沿桃江向南，经大埠、王母渡，折向东南，经韩坊、新田等地，构成第一道封锁线，阻止中央红军进入广东。

在出发前夕，红军和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部秘密达成了合作反蒋抗日的协定。

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北线、东线、西线打得都很激烈，陈济棠指挥的南方战线一直比较平静，双方已开始作试探性接触。1934年7月间，陈济棠秘密派人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接洽，表示赞成中共"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主张，愿意经过谈判来协调双方关系。

10月初，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带着周恩来以朱德名义起草的介绍信，到寻乌罗塘村同陈济棠部代表进行谈判，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以及必要时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

19日和20日，中央红军主力先后到达国民党南路军阵地前，完成突围准备。

20日上午10时，鉴于红三军团未能赶到20日的指定地点，中革军委向各军团首长重申突围命令："为保证各军团行动之协调及同时动作，总攻击改在21日夜至22日晨举行。"随后，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之间地区突破粤军的封锁，向湘南前进。

10月21日，中央红军各军团开始突围。由于陈济棠未能及时将与红军谈判达成的协议通告前线各部队，因此，在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仍遇到不小抵抗。24日，红一军团主力占领铁石口等地，红三军团主力占领大塘铺等地；两军团前锋占领桃江东岸，控制了渡口。当晚，各路先头部队开始西渡桃江，抢占制高点，掩护主力渡河。在21日的百石战斗中，红三军团第4师师长洪超牺牲。

洪超牺牲后，因战事紧急，红军官兵强忍心中的悲痛，请当地村民协助安葬，村民陈观音接下了这个任务。陈观音的后人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天已经快黑了，红军战士抬着牺牲的师长往山下走，沿途每隔十几米远就有一盏点亮的马灯。一路上很安静，只有猎猎山风呼啸悲鸣，很多人眼睛里憋着泪水。因为担心国民党军队的反扑"扫荡"，所以村民们并没有为洪超立墓碑，只是在百石圩山坡上修了一座无名坟。

25日，红军全部渡过桃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继续向西前进。

二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粤军第一道封锁线后，陈济棠部按照与红军达成的协议，将主力撤回，转取守势，以防止红军进入广东；"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西路军何键部正处于分散"清剿"状态，在湘中、湘南仅有一些地方部队防守；国民党中央军远在赣江以东的兴国、古龙冈、石城等地，短期内难以赶到湘南和粤北地区。

10月25日，中央红军按照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决定，趁国民党军尚未弄清红军意图之际，沿赣粤和湘粤边界，迅速向湖南的汝城和广东边境的城口方向前进，第一步进到西江、大庾、南雄地域；第二步进到沙田、汝城、城口地域，并相机占领汝城。

当中央红军迫近湘南时，国民党军"追剿"红军的主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还远在湘赣边地区。汝城只有地方部队2个团和新调来的第62师1个旅，第62师主力尚在桂东；仁化地区仅粤军1个旅，其主力仍在赣边地区。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察觉中央红军的行动是战略转移，便立即调整部署、紧急调动兵力，妄图将红军消灭于设置在城口至汝城、桂东间的第二道封锁线。

11月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监视汝城的国民党军，主力分3路纵队，由汝城、城口之间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纵队，红一军团第1师和军委第1、第2纵队及红五军团一部为中纵队，红一军团第2师和红九军团等部为左纵队。5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继续西进，于8日顺利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并获得大批军用物资补充，使部队得到短暂的休整。

三

11月6日，在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之际，蒋介石在南昌行营颁布紧急"堵剿"电令，判断红军将"继续向宜章方向逃窜"，对"堵剿"红军作了具体部署，沿粤汉铁路湘粤边的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设立第三道封锁线，修筑了数百座碉堡。虽然工事坚固，但封锁线内兵力空虚，九峰圩仅驻有粤军1个团，乐昌也只有粤军2个团，汝城、宜章间基本上没有正规部队。当时湘军主力已来不及向粤边靠拢，只能次第集结于衡阳、郴县间，在汝城守备的只有1个旅。

为了突破湘南郴州、宜章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朱德在11月7日发布"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坪石（均含）之间通过"的命令，红军分三路继续西进。

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前，朱德曾几次电令红一军团抢占粤汉铁路东北约10公里处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中央纵队和各军团从九峰山以北安全通过。红一军团派出有力部队抢占九峰山制高点，保证了红军左翼的安全。

11月9日，红一军团改向九峰东北地域转进；红三军团第5师攻占良田，第6师于11日攻占宜章。11日23时，中革军委急电各军团首长："赞扬三军团首长彭、杨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13日至15日，中央红军从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

接连突破三道封锁线，为中央红军打开了西进通道。但危机并未解除，蒋介石调集重兵，依托湘江构筑起第四道封锁线，一场殊死决战，正在前方静静等候。

三道封锁线，像三道铁链，横亘在中央红军西进路上。红军官兵以血与火、勇与谋接连突破。于都河边的回望、百石圩山坡的无名坟茔、汝城与宜章间的急行军，共同写下红军战略转移初期沉重而坚定的序章。

上图：突破封锁线示意图。

资料图片

红色足迹

「红军莲」

■韩　莹

清早起来打开窗，带着丝丝凉意的秋雨飘洒进来。母亲端来一碗刚熬好的粥放在我的桌上，轻声说："喝点莲子百合粥，滋阴润燥。"

碗中白米粒粒分明，漂着润白的百合和圆鼓鼓的莲子，空气中渐渐漫开的清甜香气，倏忽间把我带回几个月前。

那是在夏天，我们一行人来到了"中国建莲之乡"——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建宁县地处福建西北隅，全境西北低、东南高，丘陵起伏，植被茂密。北面高耸的武夷山脉，为它抵挡住凛冽的北风；南方吹来的季风，带来了丰沛的降水。温暖湿润的气候，与富含稀土元素的土壤一起，孕育了这里的万亩莲塘，造就了"建莲"的独有味道。"建莲"历史上曾为皇家贡品，其中，以"西门莲"最为有名。《建宁县志》中有过这样的记载："邑种莲多处，以西门为最上品""西门外池，一百口，种莲"。

我站在建宁县濉溪镇城关村西门莲塘的石径上。阳光透过树荫洒下来，碧绿的莲叶间，露出白如玉、粉如霞的莲花，微风吹来，便随风摇曳起来。在这里，我听说了一段与红军有关的佳话。

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最后一战，红军在建宁取得重大胜利后，总部进驻建宁县城。一天下午，毛泽东同志来到西门一带调研。

本该花开正艳的季节，入目却满是疮痍，一口口莲塘被黄土、沙石填埋得不成样子。听当地百姓说，这是国民党军挖战壕、修工事倒土填埋导致的。毛泽东心痛不已，带领红军官兵和莲农一起冒着烈日清理莲塘。他一边干活，一边向莲农了解当地生产生活情况。

几天后，清理工作结束，大家一清点，一共清理了99口莲塘。听老百姓说，西门莲塘原本是百口莲塘。毛泽东当即带领大家又清理出一口莲塘，重现了百口莲塘的景象。为了纪念红军重修莲塘的举动，西门莲被老百姓称为"红军莲"。

在建宁县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馆，我看到了一张特别的收条，上面写道："建宁县溪口人民公社城关大队全体社员同志：你们请肖瑞兰同志送给毛主席的信和建宁西门伏莲一盒都收到了。感谢你们的盛意。此复，并致敬礼。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一九五九年十月十日。"

听讲解员介绍，1959年9月，一个消息在建宁县不胫而走——红军烈士肖瑞云的弟弟、时任溪口公社管委会副主任的肖瑞兰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典礼观礼代表，要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一时间，溪口公社城关大队的社员们都欢欣鼓舞。

为表达对毛泽东同志的敬意和当年红军重修莲塘的感恩之情，大家纷纷把当年采收的伏莲搬出来，将颗粒饱满、色如凝脂的西门莲挑了出来，并打包成盒，委托肖瑞兰带给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狠刹送礼之风，让周恩来转告各地："不要向中央赠送土特产了，这些都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生产出来的果实，我们不能收，一定要原封不动退回。"但听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汇报说，这是当年自己带领红军官兵重修的莲塘里种出的莲子，毛泽东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劳动所得，理应收下。中央办公厅这才欣然接受，并打了收条。

我们离开建宁时，莲花开得正盛。那高举的蕾、绽放的花、丰满的蓬，星星点点、交相辉映，给人留下不尽的念想。

五音山战斗

■王春晖

战　例

1951年初，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第三次战役打击下，"联合国军"退至三七线附近。为挽回颓势，"联合国军"集中兵力发起大规模进攻，企图将志愿军和人民军压回三八线以北。

1951年春节前夕，志愿军第198师在朝鲜三八线附近的上锣鼓村、下锣鼓村休整。2月5日下午，师长宋玉琳、政治委员黄连秋接到军首长命令：敌军已向开城、五音山进攻，第198师要以最快速度奔赴五音山，接替朝鲜人民军第5军团的防务，阻敌北进，保证志愿军主力休整。

接到命令后，第198师立即召开会议，研究敌情，制定方案，部署任务，随后向五音山进发。五音山位于朝鲜洪川以南、北汉江东岸，是护卫洪川、汉江的重要门户，控制此地可有效掩护我军主力集结和展开反击。

战斗取胜关键在于先敌抵达。但第198师驻地距五音山50余公里，途中重山叠岭，道路崎岖，加之大雪刚过，山路泥泞湿滑，急行军极为不易。

2月5日晚11时许，第198师指挥部抵达五音山北坡山脚的小山村，建立临时指挥所。不久，派出联络朝鲜人民军的参谋返回报告：朝鲜人民军已转移，五音山阵地已无部队防守。同时，师属警卫分队在村里抓获了几名特务。宋玉琳审讯获悉：美军第2师和南朝鲜军第8师已占领横城，位于五音山南侧山脚，完成进攻部署，预计次日拂晓发起进攻。此时五音山已成"空城"，一旦被敌人察觉，后果不堪设想。审讯还得知，因大雪影响空中侦察，敌人误判五音山仍由人民军防守。师指挥所研判决定：巧妙放回特务，制造人民军加强防御或志愿军已接防的假象，迟滞敌进攻；同时迅速控制五音山主阵地，抢占主峰，通知大部队加速行军，务必在天亮前进入阵地。

2月6日凌晨4时许，第198师大部队克服急行军中的重重困难，到达五音山，天亮前相继进入指定阵地。师指挥所随即展开战斗部署，由第594团坚守五音山主阵地，第592团配合防御。

2月7日7时许，敌军在12架飞机和40余辆坦克掩护下猛攻，我地表工事被反复摧毁。第198师依托残存工事和弹坑顽强坚守，一天内打退敌人20余次进攻。

2月9日战斗尤为激烈。敌军主攻五音山主阵地前方高地，以大量步兵、坦克冲击前沿，炮火轰击主阵地，企图切断我军支援。第594团官兵顽强作战。在争夺最前沿330高地时，第1营2连战斗小组组长王荣带领3名战士连夜反击，连续夺取两个小山包后夺回330高地，并与后续部队连续打退敌军的反扑。战斗过程中，王荣不幸中弹，直至牺牲时口中仍紧咬着手榴弹拉弦。作为预备队的第3营7连接替坚守。在敌近1小时狂轰滥炸后，我前沿仅剩2人，仍坚持拼杀。330高地失守后，第3营组织19人突击队反击，再次夺回。

经连日激战，敌军加强了对第198师运输线的封锁，各团弹药告急，坚守前沿的部队弹药很快打光。针对这种情况，师指挥所研究决定：动员全师一切非战斗人员，立即组成运输队为前线抢送弹药。很快，一支由师直机关干部、通信兵、警卫员和卫生员等百余人组成的运输队投入行动。

随着弹药的补充和作战部署的调整，第594团的阵地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尽管敌人在2月10日和11日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但终因伤亡惨重、攻势衰竭，被迫停止进攻并后撤。

在连续五昼夜防御作战中，志愿军第198师指战员在友军的配合下，以钢铁信念，筑起"钢铁堡垒"，牢牢守住五音山防线，击退敌军大小数百次进攻，歼灭南朝鲜军第8师全部和美第2师一部，缴获一大批武器装备和物资。战后，第594团3营、第1营2连均荣立集体大功，1营2连还被授予"钢铁堡垒""坚守阵地"锦旗。

图文军史馆

战斗英雄的特殊奖品

■马晓敏　廖　昕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柜中，一支饱经岁月磨砺的老式钢笔静静陈列。笔身质朴无华，金色笔帽泛着温润光泽，灰蓝色笔杆的漆面有些斑驳褪色。这支钢笔的主人，是飞夺泸定桥22名勇士之一的刘金山。

1908年，刘金山出生在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田村镇红卫村一个雇农家庭。他自幼失去双亲，从小给地主当长工，饱受剥削压迫。1929年，赣南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刘金山毅然投身革命洪流。1930年1月，他参加红军，193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刘金山跟随部队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1935年1月，土城战斗打响。因情报有误，敌军兵力数倍于己，且国民党增援部队随后抵达，战场形势迅速恶化，战斗异常惨烈。红军战士一批批冲上去，又一批批倒下。1月28日晨，青杠坡山梁及两翼峡谷间杀声震天，敌我短兵相接、刺刀见红。刘金山所在的连队担任尖刀连，冲在全军最前线。奋勇冲杀之际，他身负重伤。战斗结束后，考虑到他的伤情，部队计划将他安置在当地老乡家中养伤。刘金山斩钉截铁地说："我是个孤儿，是红军让我翻身做人，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部队就是我的家，无论如何也要和红军在一起！"就这样，他跟随大部队继续前进。凭借坚强的意志，他咬牙挺过伤痛，伤势渐渐好转。

土城战斗后，中央红军继续向北挺进。5月27日拂晓，红4团接到夺取泸定桥的紧急命令。全团官兵不顾连日征战的疲惫，冒雨一昼夜奔袭240里，于5月29日晨抵达泸定桥附近，并占领泸定桥西桥头。为阻滞红军前进，敌人拆毁了桥板，仅留下13根寒光凛冽的铁索高悬于汹涌的大渡河上。为完成夺桥任务，红4团挑选出21名骨干组成突击队。时任3连党支部书记的刘金山，见名单上没有自己，心急如焚、主动请缨。为表决心，他毅然咬破手指、按下血手印。鉴于刘金山一贯英勇果敢、能攻善战，组织增补他为突击队指导员。29日下午4时许，夺桥战斗正式打响。枪林弹雨席卷泸定桥头，穷途末路的敌人泼洒煤油点燃大火，熊熊烈焰封锁桥面，铁索被烧得滚烫。徒手攀索向前的刘金山双手和手臂被严重烫伤。但他丝毫没有退缩，纵身冲过火海，与敌人展开近身血战。勇士们拼死冲杀，成功抢占东岸桥头，为红军打通北上通道。

夺桥胜利后，中革军委授予刘金山等18名幸存勇士"飞夺泸定桥战斗英雄"称号，并颁发了奖品：每人一套写着"中革军委奖"的列宁服、一支钢笔、一本日记本、一个搪瓷碗和一双筷子。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这套奖品是红军将士至高无上的荣誉。从此，刘金山一直将这支钢笔贴身珍藏，伴随他南征北战。

9月中旬，中央红军抵达腊子口。腊子口绝壁耸立，两山夹峙，峡谷狭窄，崖壁陡峭，隘口碉堡密布，敌机枪火力封锁住红军北上唯一通道，正面强攻很难奏效。红4团指挥部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以部分战士正面佯攻牵制，另一路组织精干突击队，攀登近乎垂直的悬崖峭壁，从敌军后侧迂回，实施侧后奇袭。刘金山再次主动加入突击队。战士们用绑腿布接成长绳，踩着岩缝，拽着布绳、藤蔓，在黑暗中一点点向上攀爬，悄然绕到敌守军身后，居高临下发起攻击。激战中，刘金山的左手掌被敌人的子弹击穿，鲜血浸透衣袖。他不顾伤痛坚持战斗，最终红军攻破腊子口，突破了北上的最后一道天险。

长征到达陕北后，刘金山奔赴抗日前线，先后参加平型关大捷、黄土岭战斗、百团大战，屡立战功；解放战争时期，他转战东北，英勇投身辽沈战役等多场战役战斗。

90余载岁月流转，当年那支伴随刘金山南征北战的钢笔，最终留在了延安革命纪念馆。这件特殊的奖品，不仅承载着浴血奋战的峥嵘过往，留存着万里征途的红色记忆，也见证了刘金山"铁心跟党走"的赤诚初心。

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的飞夺泸定桥战斗英雄刘金山的钢笔。　**作者提供**